



Hunter Davies

John Lennon

约翰·列侬书信集

THE JOHN LENNON LETTERS

〔英〕亨特·戴维斯 编 遇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John Lennon
LETTERS

约翰·列侬书信集

亨特·戴维斯 编
遇 晨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约翰·列侬书信集 / (英) 戴维斯 (Davies, H.) 编;

遇晨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1

书名原文: The John Lennon Letters

ISBN 978-7-5327-7002-1

I. ①约… II. ①戴… ②遇… III. ①列侬, J.
(1940—1980) —书信集 IV. ① K837. 125. 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3779 号

THE JOHN LENNON LETTERS by John Lennon

Edited by Hunter Davies

Introduction and editorial notes © Hunter Davies 2012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3-348 号

约翰·列侬书信集

[英] 亨特·戴维斯 编 遇 晨 译

责任编辑 / 宋 玲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5 插页 4 字数 164,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5,000 册

ISBN 978-7-5327-7002-1/I · 4239

定价: 18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前言

“樱花树下,没有陌生人”,小林一茶的首俳句和它带来的温暖让我想到约翰。在约翰的信中,他从不用装腔作势的辞藻,倒是常有些歪歪扭扭的图画,让你能看出,他把自己的心意寄给朋友们。在这个人们越来越依赖面谈的时代,把约翰的一些想法用他自己的原话寄给读者和整个世界,是个不错的主意。

亨特,做得好。

洋子

小野洋子·列侬

2012年3月17日于纽约



目 录

前言(小野洋子)	
引言	1
编者注	18
人物介绍	19
第 一 章 早年(1951—1958)	21
第 二 章 汉堡(1960—1962)	31
第 三 章 披头士狂热开始了(1963)	55
第 四 章 题词和写作(1964)	73
第 五 章 家人和朋友(1965—1966)	85
第 六 章 弗雷迪重归(1967—1968)	99
第 七 章 印度(1968)	115
第 八 章 洋子到来(1968)	129
第 九 章 床上和平(1969)	143
第 十 章 苹果剧(1969)	159
第 十 一 章 尖叫和呼喊(1970)	175
第 十 二 章 事业与不满(1971)	189
第 十 三 章 与保罗的矛盾	205
第 十 四 章 1971	219
第 十 五 章 美国和新事业(1972—1973)	241
第 十 六 章 乐趣与游戏(1973—1974)	255
第 十 七 章 家庭事务(1975)	271
第 十 八 章 死亡和细节(1975—1976)	291
第 十 九 章 得到绿卡(1976—1977)	307
第 二 十 章 给德里克·泰勒的信(1973—1978)	319
第 二 十 一 章 独自在家(1977—1978)	339
第 二 十 二 章 依然深居简出(1979)	355
第 二 十 三 章 双重幻想	369
致谢	387
参考文献	389
译后记	391



引言

约翰·列侬对绝大多数事情的反应是把它们写下来，无论是喜悦或气愤，恐惧或厌恶，乐趣或暴怒，他用文字，而不仅仅是音乐来回复。当他有了一个主意、想法或者想要沟通的愿望时，他用笔把它们写在纸上，这对他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约翰·列侬生活在一个没有电脑、电子邮件，也没有各种各样推特的年代，因此他要亲手写下信件和明信片，寄给家人、朋友、歌迷、陌生人、报纸、团体、律师，甚至干洗店。大多数信件或妙趣横生，或充满信息，或大声疾呼，或深邃洞见，或义愤填膺，或痛苦不堪，或诗情画意，还有些信令人肝肠寸断。

从列侬写的歌词和两本发表的诗集（这两本诗集至今仍是畅销书）中，我们知道他有写作的才华，但是迄今为止，他的信件从未被整理发表过，连这些信的存在也鲜为人知。这主要是因为版权的缘故——列侬信件的版权归小野洋子所有。

我在1967年第一次见到洋子，当时她请我在她的影片《屁股》中客串（我婉拒了），后来我写披头士乐队传记时又见过她。若干年后，我提出应该有人把列侬的信件、明信片等等整理出来，让世人看到他有多么的好玩和风趣。洋子当时对这个主意没太大兴趣，她认为列侬的信件过于私人，不宜公开。

2010年10月，洋子来到伦敦，在她和约翰·列侬曾住过的蒙塔古广场出席“蓝牌”^①揭幕式。她请我在这个典礼上讲话。第二天，我和洋子长谈时，再次提出了整理发表列侬信件的建议。我的想法是，在编辑这些信件的过程中，要尽可能联系到收信人，知道他们是谁，当时在做什么，他们如何进入列侬的生活，对像我这样的人可能错过的一些参考资料，这些人可能会帮着解释清楚。当然，没有洋子的支持，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约翰，二指打字专家，刊于《披头士月刊》，1968年5月。

我对洋子建议说，这些收信人中有些已经不在人世，其他人也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虚弱，因此要现在着手进行这个计划。洋子最终同意支持并鼓励对约翰信件的整理和出版工作^①。

她没有提供任何给她个人的私人信件。列侬和洋子之间本来就很少写信，因为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当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一天会通二十次电话。洋子手上仅有的几封信件和便条在过去几十年中也不见了——很可能是被人在帮忙的过程中顺手牵羊拿走，或者像我们通常说的，被人偷走了。

因此，我得尽量找到这些信件、明信片、笔记、清单和纸片的下落。是的，我所说的“列侬信件”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

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象有几个被人藏起来的大储藏箱。也许一些非常有钱的收藏家在自己家的地窖里或者瑞士银行的保险柜里藏着成排的装裱起来的列侬的信件。也可能有些半公开的藏品被美国或日本资金雄厚的博物馆精心保存着，有些更罕见的信件要经过特殊批准才能看到。事实证明，这个超级收藏家的想法只不过是空想。

当代有钱的收藏家们通常搜集一些自己崇拜的流行乐或摇滚乐偶像的物品，因此在他们的书房里，你能看到一张埃尔维斯的签名照，一封鲍勃·迪伦的信，一张约翰·列侬的歌词，一把埃里克·克莱普顿的吉他，一张贾格尔的金唱片。等他们有了一批看起来像模像样的藏品时，他们就转移到新的兴趣点上。

列侬的大部分信件都在几百个普通人手里，这些都是个人收藏者，也不算有钱。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流行乐纪念品拍卖会上的买家们大多是将至中年的乐迷，小有积蓄，可以买点收藏品以纪念自己成长年代中的偶像。当这些纪念品的价格开始飞涨的时候，他们把手上的藏品高价卖出，开始寻找一些更高级的藏品。

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一个人是迪恩·威尔森，他是诺丁汉一家医院的经理。他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购买列侬的藏品，后来渐渐出手卖掉，转向其他更好的藏品。当他告诉我，这些年来他曾有过十件列侬的手稿，我大吃一惊。目前他依然在医院工作，手上只有一件列侬的原稿，他把它妥善存放在银行里。

我常常好奇，为什么这些收信人会把个人的信件卖掉，特别是他们生活并不困难。当我追踪这些信件下落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事情并非如此。一位收信人的女儿从母亲家里拿走了这封珍贵的信件，因为她有毒瘾，急需用钱。另一位收信人的信被自己的父亲偷偷卖掉。他在换工作的间隙环游世界，他不在家的时候，他父亲的小生意出了问题，因此背着儿子在拍卖会上卖掉了列侬的信。此后，父子俩形同陌路。如今，他急切地想把信买回来，也付得起这笔钱，但现在的藏家家境殷实，我和他谈起的时候，他毫无卖掉这封信的

^① 即英国名人故居保护制度，经过严格审批，在被核准的名人故居门口挂上一个蓝色瓷牌。

想法。

有些列侬的亲朋好友因为高尚的慈善原因卖掉他们的信件，比如他的姨妈咪咪和披头士乐队的制作人乔治·马丁，他们把信件捐赠给慈善事业拍卖。

列侬的第一任妻子辛西娅·列侬在缺钱的时候的确卖掉了很多东西，但我怀疑，有些她找不到或者不记得下落的信是在他们婚姻破裂的痛苦阶段被她撕掉了。那些信中的文字，事后看起来可能太过悲伤、辛酸，无法被保存下来。

有些信件则是因为偶然的原因被毁掉。比如荣·埃利斯就是自愿把一张列侬的便条撕为几份。1963年，二十二岁的荣·埃利斯住在南港，白天攻读图书馆管理学位，晚上经营几个当地的流行乐队。他见到列侬和披头士的时候，吹嘘说通过自己在美国的关系，可以买到美国最新的摇滚唱片。列侬显然被打动了，给他写了一份自己非常喜欢的美国唱片的清单。

一天我正在伯克戴尔图书馆看书，来了一群私立学校的女学生，她们看到我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约翰·列侬写的东西。我答应把写着十二张唱片名字的纸分成几份，每份两先令卖给她们。她们因为得到列侬的几个字兴奋不已，当时对我来说，披头士只是一个普通的乐队。

找到大多数列侬信件下落或者持有者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英国和美国的大拍卖行。苏富比、佳士得和宝龙这些拍卖行里的专家们都曾慷慨地花时间和我分享他们的见识。我也得到了保罗·维恩和杰森·孔斯维特的大力帮助，他们两位在“音轨”公司工作，而“音轨”是全球最大的一家披头士纪念品交易行。我为寻找列侬信件专门设立了一个电子邮件，这个邮箱里收到了世界各地的来信。从澳大利亚到南美洲的收藏家们把他们珍贵藏品的复印件发给我并和我分享他们的故事。弗兰克·凯阿佐是一位鉴定披头士成员签名的专家，曾为很多大拍卖行工作过，他热心地给我提供了很多经他手处理过的藏品的复印件，但不幸的是，他很少记录下关于收信人以及和信件有关的细节。

早年间，一些小型地区拍卖行里经常能找到很不错的披头士藏品，但这些藏品的细节常常难以辨识。我在自己的一只老柜子里找到一本1986年的利物浦一家叫沃罗尔公司的藏品目录，其中有一封编号为105的列侬信件，是约翰在1975年写给表姐莱拉的。从关于它的简短介绍来看，这是一封非常有意思的信，其中提到毒品和移民问题，但介绍中没有引用任何原文，只在这一页的底部有一张非常糟糕的照片，根本无法阅读。

我试图联系沃罗尔公司，但这家公司十年前就关门了。我设法找到公司以前业主的名字，她叫帕特·卡尔尼，我也找到了她以前家里的电话号码。我和她说了这封信的事情，问她是否有印象。她还记得这封信，因为在她的公司里这么好的藏品不经常出现。她

记得为这封信拍过照，说她会尽力找到它的下落，不过她觉得不大可能找到。几星期后，她给我打来电话，说找到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不算尽善尽美，但文字清晰可读，而且至少对我来说，信里的内容引人入胜。（见信件第196号。）

我不知道如今谁拥有这封信的原件，也没有在其他拍卖行见到过这封信。信的拥有者看到它在这本书里出现也许会感到惊奇。同样，很多其他信件如今的拥有者们今天看到这本书也会感到意外——我很抱歉，尽管我尝试过，但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不过当然，只有洋子有权允许复制这些信件。

其中有一封信，我能找到它的下落，还多亏了三十年前的一次偶遇，当时我乘“伊丽莎白二世”游轮前往纽约。在旅途中，我遇到一位叫比尔·马丁的苏格兰人，他向我提起他住在韦布里奇地区圣乔治山一座叫肯伍的房子中，约翰·列侬也曾在这所房子住过，而我曾在那里和约翰长时间交谈。

比尔自己在六七十年代是位有名的音乐创作人，因此他住在列侬的故居里并不奇怪。比尔写过的歌曲包括姗蒂·萧的《线绳玩偶》，克里夫·理查德的《祝贺》，猫王的《我的男孩》，以及“湾市摇滚”乐队的全部歌曲。

两年前，当我刚刚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想起当年和比尔的闲聊，并设法和他重新联系上。比尔已不再是肯伍的房主，不过他和家人曾在那里住过多年。我问他是否曾给列侬写过信，有没有收到过回信？他说收到过回信，在信中约翰告诉他自己住在肯伍时写过的一些歌。比尔答应给我一份这封信的复印件。（见信件第213号。）

这些约翰·列侬信件和明信片值得收集吗？从商业角度看，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即使是不起眼的小纸片，全世界的披头士迷和博物馆都争相高价购买，不过，这些信件的内在价值又如何呢？它们的文字内容是否有价值？

对披头士迷和乐迷们而言，任何为列侬的作品和生平的细节带来信息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即便其内容并不新鲜，算不上惊天动地，这些人依然会有兴趣了解他写了什么，写给谁，以及配了什么样的插图。

但是他算不算一名好的作家？1964年《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称，约翰·列侬“是个可怜巴巴的半文盲……这孩子如果接受过教育，那些他看起来拥有的天赋会让他受益匪浅”。

这可不是《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在大放厥词，这是一篇关于国会辩论的报道，在这次辩论中，阿克斯布里奇的保守派议员查尔斯·库兰哀叹当今青少年教育的现状。约翰的第一本诗集《自写集》刚刚出版，库兰大概读过一些片段。“在我看来，”他接着说，“他（列侬）像是在用无线电听足球赛的同时，抄录了一些丁尼生、布朗宁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句子。”

五十年后的今天，对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如果现在的青少年们听说过丁尼



约翰和宝宝朱利安在门第普斯的花园中，由表弟大卫·波赤拍摄

生和布朗宁的名字，就足够让他们欢欣鼓舞，根本谈不上模仿他们的诗句了。

约翰第一本诗集在出版当年卖出了五十万册，人们可以说它的成功是他作为一名披头士成员的名声和人气带来的，当时的确有不少人这么认为，但这本诗集是由一家享有盛名的文学出版商乔纳森·凯普出版，约翰也成为了1964年福伊尔文学午餐的特邀嘉宾。2010年，他的诗集再版时，依然卖出了几万册，对这些读者来说，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当年的“披头士狂热”现象，那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研究约翰的文字作品——不单是他的歌词，还有他的诗歌和小说。在美国最大的音乐学院，印第安纳州的雅各布斯音乐学院，每年有大约三百名学生在研究披头士的作品——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文字。

“我一直喜爱列侬的文字，无论是他公开出版的书还是私人信件，”从1982年起在印第安纳教披头士乐队课程的格伦·盖斯教授说，“这些文字看起来和他其他的创作浑然一体：生动，有趣，到处是带有灵感的异想天开，然后当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令人感伤的情绪和诚实片段。约翰像是在写作中不断地探索自我——寻找自己。

我试图用这些信件当作说明的文字来讲述约翰一生的故事，避免时间上的跳跃，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后来将发生什么。我也尽可能地记述出那些收信人的故事。

福斯特说：“好的信件要通过两项测试：它们要表达出写信人和收信人两个人的个性。”约翰总是根据收信人的特点来写这些信。

我大体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组织这些信件，把它们归为几个部分，每个新的部分有各自简短的介绍。有些部分是因为有相同的主题，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是在同一年代。其中一个部分里，所有的信是写给同一个人的，德里克·泰勒，这部分的时间顺序稍微有些重叠。

为了让这些叙述的文字看起来更顺畅，我把自己编辑的注释和评注放在每封信之前，而不是信件之后或者每一页的底部。我不想让数字和星号像黏糊糊的七叶树花蕾一样在书页里到处都是。

几乎每封信都配有原件的照片和副本（除非原件中文字异常清晰，不需要说明），这样即使信件被弄脏或字迹褪色，读者也能亲眼看到这些信的原貌。约翰会打字。他十几岁和咪咪姨妈一起住的时候就得到了一台帝国牌手动打字机，他在这台打字机上歪歪扭扭地打出了自己的一些诗。（这台打字机后来被咪咪姨妈捐给了慈善机构，然后被拍卖了。）在美国，他有一台更新式的打字机，也上了一些打字的课程，不过大多数时候他还是手写。

有几个地方的文字或者日期我只能猜测——这种情况下，我会在说明文字中的括号里留下一个问号。其中有一封信是关于巴迪·霍利的问答（信件178号），我第一次看到时，确信这封信是写于1964年，在他们第一次去美国巡演的前夜，或许一个当地记者为他们的到来找些报道的素材。我一开始的确是这么标注这封信的时间的。幸运的是我设法找到了这个记者本人，才发现这封信的实际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晚整整十年。

至于收信人的身份，我很可能没能找出那些叫琳达或者露丝的人的真实身份，我假定她们是普通的歌迷而不是约翰的熟人。我对某些参考资料的理解也可能谬之千里。我很乐意认为，作为约翰的同代人，背景相似，成长中所受的影响也差不多，我对大多数来自英国的参考资料有很好的解读，不过我可能会对一些美国的东西理解错误。对此类过失，这里先表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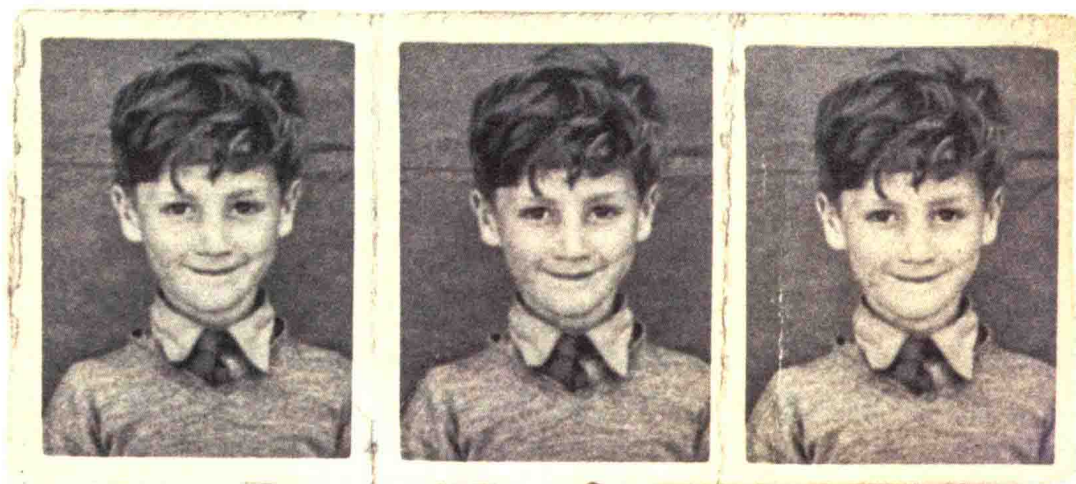
亨特·戴维斯

2012年5月于伦敦



约翰的第一台打字机，这是一台老式的帝国牌打字机，他用它打出了自己青少年时的一些诗句。

约翰·列侬的生平简介



约翰五岁时的照片,就像咪咪姨妈一直记得的,小时候的约翰看起来又可爱又单纯

名 人的书信集通常假设读者对这位名人已经很熟悉,可能是个拥趸,想对这位名人有更多了解,无论是他的日常生活或者更严肃些的内容。不过,总有些读者对主人公的生平和时代没有达到耳熟能详的地步,因此在我们开始看这些信件之前,首先回顾一下他1960年以前的生平会有所帮助,哪怕只是给大家提个醒。

1940年10月9日下午六点三十分,约翰·温斯顿·列侬生于利物浦,他的中间名是向当时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致敬。在过去出版的很多传记中(包括我自己写的),都说他出生时正赶上空袭,他的家族里一直这样传说——咪咪姨妈也亲口对我这样说过——但是我最近把利物浦的报纸档案翻了个遍,也没能找到当天下午有德国空袭的证据。是



约翰的父亲弗雷德，手中举着监狱的号码，
当时年约四十岁

的，在他出生之前和之后有很多关于轰炸的报道和图片。因此，我们只能说他出生在“一个空袭的时期”。

约翰的父亲名叫阿尔弗雷德·列侬，生于1912年，有时人们叫他弗雷德或者弗雷迪，或者像咪咪姨妈那样撅起嘴唇叫他“那个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的父亲约翰·列侬，人们叫他杰克，他曾跟一群肯塔基乐师一起巡游美国，后来才回到利物浦。

弗雷德成了一名水手，主要在从利物浦出发的邮轮上做服务员。1938年，他和1914年出生的茱莉亚·斯坦利结婚。他们的蜜月是在特罗卡德罗影院度过的，迷恋戏剧的茱莉亚在那里度过了很多时光，还当过引座员。结婚后，弗雷德继续在海上工作，茱莉亚回去和父母住在一起。

两年后，1940年约翰出生的时候，弗雷德正在大海上漂流，无处可寻，又是战争时

期，他很久没有音信，有人传说他逃跑了——这并不是实情——也有人说他被关进了监狱，这倒是真的。他本来给茱莉亚和儿子寄来的一点点养家的钱，很快就不再寄来了。

约翰五岁的时候，弗雷德偶尔出现过一次，他带着小约翰去布莱克普尔度假。这次出行中，弗雷德决定带着约翰离家出走，到新西兰去，两个人开始新的生活。茱莉亚出人意料地赶来，小约翰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跟着弗雷德走，要么跟着茱莉亚回到利物浦家里。弗雷德自己告诉我，约翰一开始选择跟着父亲，可是当他看到母亲离开的背影，他跟着跑了出去，和她一起回到利物浦。

从大约六岁开始，约翰不再由妈妈茱莉亚，而是由茱莉亚的长姐玛丽抚养，人们叫玛丽咪咪，从那时起，她独自担起了把约翰带大的责任。

家族内外对导致这种复杂安排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咪咪认为自己把约翰从弗雷德这个坏蛋的控制下解救出来，而她亲爱的妹妹茱莉亚的表现有时也差强人意。咪咪想带给约翰安全和稳定的生活。有些人则认为咪咪把约翰偷走了——她自己没有孩子，因此希望把约翰按自己的意愿抚养成人。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弗雷德是造成约翰早年动荡生活的罪人。他弃妻离子，没有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他四处流荡，没有稳定的工作，一直手头拮据，得过且过，没什么长远



八岁的约翰和母亲茱莉亚

打算，靠耍小聪明过活，倒是有一副不错的歌喉。

尽管咪咪把茱莉亚描绘成一个受尽委屈、命运不幸的妻子，但在弗雷德出海的时候，她的确发生过婚外情，并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孩子送人收养了。她去了挪威，后来和一个叫鲍比·戴金斯^①的人一起生活，和他有了两个女儿，叫茱莉亚和杰基。看起来约翰的妈妈茱莉亚和爸爸弗雷德一样，都不是循规蹈矩的人，但她是个好玩、有趣的人，有迷人的容貌，有一点点波希米亚气质——她还会弹班卓琴。

抚养约翰的咪咪姨妈生于1906年，是斯坦利家五个女儿中最大的一个。她的丈夫叫乔治·史密斯，婆家拥有一个小农庄，养着些牛。斯坦利家的五个女儿个个都有主见，性格独立。老二叫伊丽莎白，生于1908年^②，人们叫她“梅特”，她和第一任丈夫查尔斯·帕克斯生了一个儿子，叫斯坦利。查尔斯在1944年去世，她后来嫁给一个苏格兰牙医，名叫罗伯特·萨瑟兰^③，然后他们搬到了爱丁堡。1911年出生的老三叫安，人们叫她“南妮”，嫁给了一个叫西德尼·凯德瓦拉德的工党官员，育有一子，叫迈克尔。斯坦利家最小的

① 即约翰·鲍比·戴金斯。

② 后文中梅特出生年份显示为1910年，全书中多次出现人物的出生年份前后不统一情况。

③ 即后文的波特·萨瑟兰，波特是其昵称。



抚养约翰长大的咪咪姨妈

女儿叫哈利特，生于1916年，人们叫她“哈莉”，她有两个孩子。因此，约翰是在一个关系密切、相互帮忙的大家庭中长大的，有不少姨妈、姨夫和很多表兄弟姐妹。

咪咪和丈夫乔治住在利物浦郊区伍尔顿的门拉夫大街251号一座叫门第普斯的房子里。约翰在附近的多夫戴尔小学就读，一直到1952年9月他十一岁的时候，转到当地一所采石河岸中学读书。在学校里，他开始表现不错，但后来一路下滑，被降到低年級的班里，他对正常的学校课程毫无兴趣，不喜欢大部分老师，惹了不少麻烦，还有些小偷小摸，平时只和好朋友彼得·绍顿混在一起。

不过，从很早开始，他就对画画感兴趣，画过卡通，从报纸上临摹，写些小故事，所有这些都是自娱自乐。夏天，他去爱丁堡的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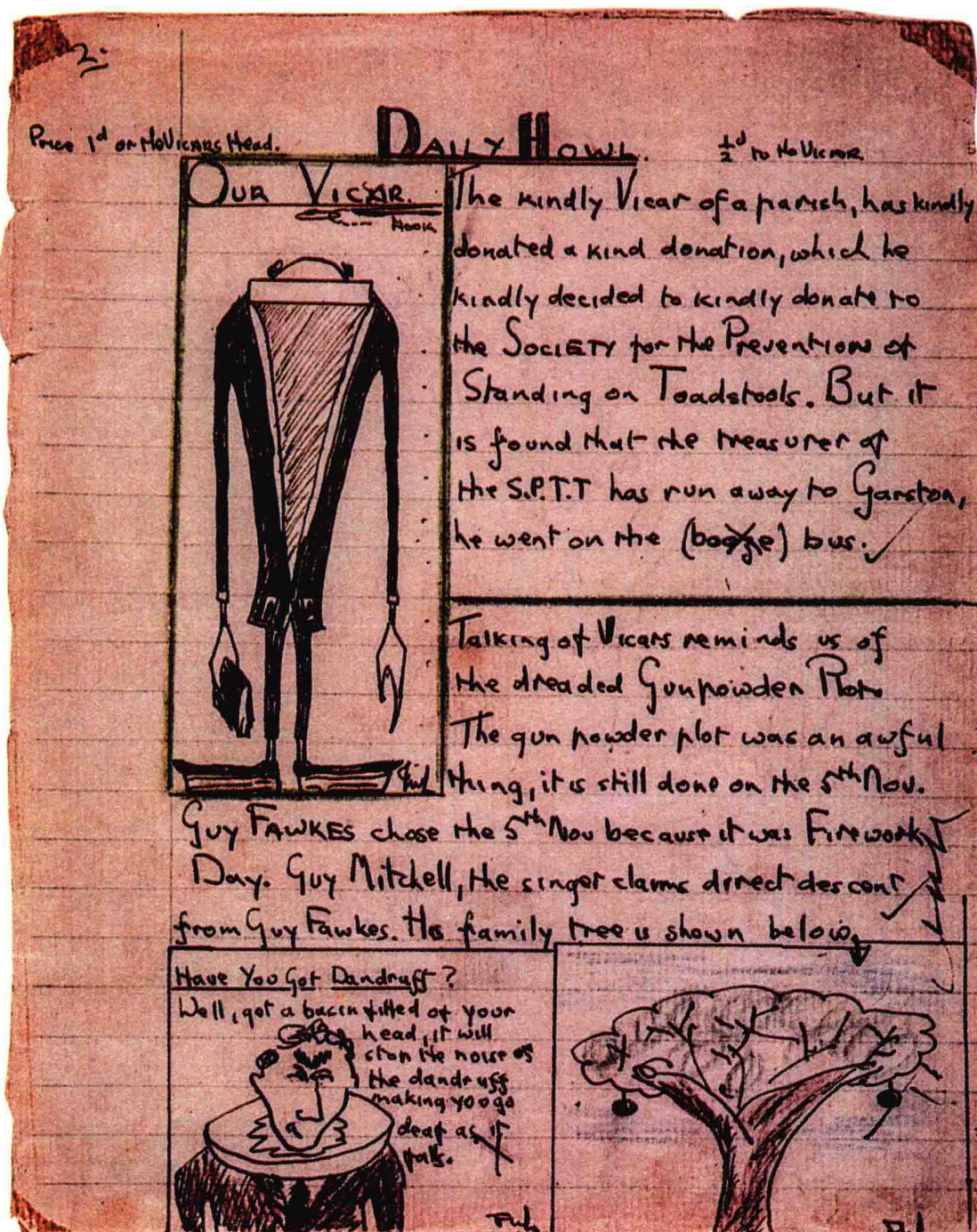
特姨妈家过暑假的时候，总是按时给咪咪姨妈寄明信片。1966年我第一次见到咪咪的时候，她还保留着一些明信片，在给我看的一张明信片上，小约翰写着“快没有乐趣了”——这个糟糕的写法^①是因为约翰不善拼写，倒不是有意做文字游戏。用 funds 表示钱，就像用 tuck 表示食物，即使在五十年代也是很过时的说法，只有在漫画书、学校读物或者约翰爱读的贾斯特·威廉姆的书里才会出现这种说法。

上小学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本小书，叫做《体育速度画报（J·W·列侬编辑绘画）》，书里面有笑话、卡通、电影明星和足球明星的粘贴画，还有一个系列小故事，每段故事的结尾是“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下周再来吧，会更棒的”。

在采石河岸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又写又画了一本《每日笑料》，里面都是他的原创，而不是临摹的卡通或者剪贴下来的图片，表现出他不同寻常、异想天开的才能。他写诗写故事来讥讽老师，把这些作品在教室里传看，逗朋友们开心，还画些卡通嘲笑残疾人，开始显露出他性格中残酷的一面。还有很多文字玩笑，复杂的双关语和笑话，比如，“气象报告：明天天气是闷热，然后是特热和瘟热”。他写的笑话和段子显然受到路易斯·卡罗尔和爱德华·里尔的影响，而他的漫画有一点詹姆斯·瑟波尔的影子。

他还做了一本小书，在书里他为在学校英文课上读到的故事配了插图，书名叫《艺术

^① “乐趣”的英文是 fun，约翰将 fun 与 fund 搞错了。



约翰自制的《每日笑料》的一页,这是他在十二岁或十三岁时自己写的一份报纸。